

乡土守望

与文化突围

周大新创作研究



张建永 林铁 著 | 作家出版社

乡土守望

与文化突围

——周大新创作研究

张建永 林铁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土守望与文化突围：周大新创作研究/张建永，林铁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1

ISBN 978 - 7 - 5063 - 4595 - 8

I. 乡… II. ①张… ②林… III. 周大新 - 文学创作 - 文学研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7100 号

## 乡土守望与文化突围——周大新创作研究

---

作者：张建永 林 铁

责任编辑：张亚丽

装帧设计：电子云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125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 × 230

字数：200 千

印张：17

版次：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595 - 8

定价：32.00 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 第一章 逼视现实：周大新文学创作概论 / 1

- 一、 审美向度：军营——故土——都市 / 2
- 二、 人性昭示：批判与礼赞 / 10
- 三、 艺术嬗变：创新与跨越 / 17
- 四、 周大新的文学史地位与当代意义 / 21

## 第二章 地域认同：神话与历史遗迹的文化地标 / 27

- 一、 地域与南阳经验：本土文化的地理单元 / 28
- 二、 神话与历史遗迹：精神认同的双重维度 / 35

## 第三章 盆地意识：生存体验与文化人格的叙事困境 / 46

- 一、 盆地生存：守望与突围之间的人生绝唱 / 47
- 二、 盆地人格：可敬与可憎之间的生命语法 / 58
- 三、 盆地叙事：现代与传统之间的互文转述 / 70

## 第四章 盗火者与持重者：农民形象的新世纪转型 / 79

- 一、 乌托邦意识下的城市文明盗火者 / 80
- 二、 荒诞意蕴覆盖下的乡土精神持重者 / 84
- 三、 乡村与城市博弈的双色样本 / 88

## 第五章 英雄主义：军事小说的艺术超越 / 91

- 一、 平凡与不平凡：军营英雄的人性表述 / 92

二、 社会化与心灵化：军事小说的艺术容量 / 107

**第六章 史诗品格：家族小说的文化诗学 / 116**

一、 民族想象：家族小说的传奇建构 / 117

二、 宏大叙事：史诗品格的审美意蕴 / 133

**第七章 幻象与迷宫：都市小说的欲望叙事 / 144**

一、 鸟：数字化世界与巫魅世界的辩证张力 / 144

二、 内聚焦：技术性目光与伦理化修辞 / 156

三、 边缘化：乡村世界的现代性观照 / 167

**第八章 女性同盟者：男性自省与女性主体性的确立 / 170**

一、 精神矮化：男性意识的自省与批判 / 170

二、 主体确认：女性意识的重建与高扬 / 179

三、 消解对立：双性和谐写作方式的实践 / 187

**第九章 小写历史：历史文本化与逸闻主义 / 196**

一、 历史与文学：双重语境下的个人文本 / 198

二、 断片与边缘：小写历史中的叙事伦理 / 208

**第十章 生态向往：丹湖之光与善的脆弱 / 220**

一、 旅游开发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价值取向 / 221

二、 人性善恶的较量：精神生态的迷惑与落难 / 226

三、 乡村的繁华与没落：社会生态的侵染与忧思 / 232

第十一章 历史意识与生命意识：文化散文的人间情怀 / 238

一、 历史意识：指向当下的追问与反思 / 238

二、 生命意识：回到内部的尊重与敬畏 / 243

第十二章 民族根基与艺术超越：周大新的美学思想 / 247

一、 文化南阳：审美地理学的文化诉求 / 247

二、 现实主义：平民写作的审美超越 / 250

附 录： 周大新创作年表 / 254

## 第一章

# 逼视现实：周大新文学创作概论

在进行作家作品评论和研究时，批评家们往往习惯于对所批评的对象作某种“类”的界定或划分，继而在此种“类”的框架和基础上再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论证。如李白之于浪漫主义、杜甫之于现实主义、金庸之于武侠小说、琼瑶之于言情小说、沈从文之于乡土小说、托尔斯泰之于批判现实主义、海勒之于黑色幽默等等。诚然，这种按照作家创作题材、个性、方法、审美风格与特征等标准和原则对作家作品进行归类的批评模式与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显得简单而便捷，并且有时切中肯綮，直呈创作思想与艺术核心，颇显独到与“片面的深刻”。打开各种中外文学研究著作和报纸杂志，此“类”优秀而经典的作家论、作品论比比皆是。然而，问题因之而产生，由于大多数作家的创作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通常呈动态发展的，随着作家生活环境的变化、身份地位的变迁、政治境遇的不同，以及审美境界扩展和能力的提升等，他们的创作相应地会出现前后变化，甚而截然转向。故而，用一种固定的类型来概括，往往难以全部涵盖作家的创作实际，也很难得到学术界、读者乃至作家本人的认同。曾被冠以上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代表人物的苏童、余华等人，均在多种场合中否认自己属于这个派那个流，认为那都

是批评家们取巧而强加诸己，是不确切和令人难以信服的。

当代著名小说家周大新，从1979年正式步于文坛后，就曾被批评家们贴上各种标签，划入各种“类”或“群”。诸如军旅作家、乡土小说家、家族小说家、畅销作家、都市小说家等等。此种简单而笼统的界定和作法，一方面固然说明周大新的创作确实具有上述某类小说的特征，但是，另一方面，却更加凸显出其创作并非某一种类型就能概括得了，实际上它们往往更复杂、更加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也正因如此，要想准确而完整地解读周大新及其小说创作，我们就必须对其整个小说文本作深入地分析和研究，譬如题材的不同选择、艺术手法的创新、重心的转移及思想的深化与超越等，也只有这样，一个真实而丰满的周大新才能鲜活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其文学史意义才能得到准确认识把握。

## 一、审美向度：军营——故土——都市

纵观周大新近三十年的小说创作，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它划分为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一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以《汉家女》《军界谋士》《“黄埔五期”》等为代表的军事小说，作品大多取材于我国当代军人特别是基层青年军官的日常生活，包括他们的学习与训练、理想与追求，创作的侧重点在于揭示新一代军人身上所体现出的精神气质与道德风范；二是从80年代后期直至90年代，以《走出盆地》《步出密林》《第二十幕》等为代表的乡土小说，作者站在时代历史的高度，怀着悲悯而略带批判的复杂情感，真诚而冷静地状述着故土父老乡亲的生存困境，以及在困境中的苦苦挣扎和不懈追求。而创作的艺术聚焦点则集中在社会转型期间中国农民命运、心理的变迁及人性的善与恶、道德的是与非等层面；三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以《21大厦》等为代表的都市小说，随着作者生活

环境的改变与审美视野的扩展，周大新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艺术触角伸向现代大都市，希冀在传统乡村文明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对照中，努力探寻现代城市居民（包括上层和下层）的精神困惑与人性畸变的社会历史、文化之因由。而在具体的叙事方法和表现手段上，在坚持一贯的现实主义基础上，自觉地、大胆地吸收和借鉴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养分，如象征主义因素的掺入等，从而完成了自己的艺术嬗变和跨越。

当代军事小说，或者说军事题材小说，其源头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一个十年。一批以反映革命战争年代为题材的军事小说，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平原游击队》等，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与宏大的叙事追求中，表现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而革命英雄主义则是此时期“史诗性”作品的共同题旨。新时期以后，从《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射天狼》等为代表的军事小说，在反思文学的浪潮中成批涌现。与当时侧重于正面表现战争场面和高唱革命英雄主义其他作品不同的是，周大新此时的军事小说，极少描写具体的战斗细节，几乎没有任何血肉纷飞、炮弹呼啸的战争场景与战斗画面，他注目的是军营中最为普通的演习、训练和学习等日常生活，着力表现的是在貌似单调、枯燥的生活中去发现问题与矛盾并予以解决。同时，与《高山下的花环》等相区别的是，周大新并没有把军营与军营外的社会强行拉联起来以求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容量和艺术内涵，在此点上周大新的军事小说似乎反思色彩稍显淡薄，并没有紧跟时代文学之大潮。

在我看来，这正是周大新的高明与可贵之处，正是其创作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军事小说家的独特所在。从文学角度来说，一个作家选择写什么、如何写以及为什么写的问题，往往是绕不开的基本问题，这取决于一个作家所生活的时代，作家对生活的认知和审美水平所达到的程度。但是，怎样才能反映出生活的流动，反映出生活的

深邃，反映出生活本身所固有的五彩缤纷的色调，则往往取决于一个作家能不能反映生活中矛盾冲突的复杂状态。

作为一个文职军官，周大新并没有切身的战斗体验，他所熟稔的是大后方军人们日常演习、训练的生活，因而，把演习和训练当作自己创作摄取的对象，并且以此作为视窗并注入作家对社会、历史和道德的认识、思考与评判似乎成为必然。

在《军界谋士》中，作训处三个年轻的参谋季澆粟、邢植生和白可，当他们面对军长实战演习中故意设置的漏洞时，竟然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行为选择。季澆粟、白可假装不知，对可能出现的恶劣后果无动于衷，明显违背了起码的军事常识和军人职业道德。而性格倔强的邢植生，则敢于直谏和陈谋，甚而不怕军长的冷落和故意“刁难”，体现了一个军人最基本的品性和职业道德。作者在刻画三个人物形象时，并非作简单的对比，而是深入开掘并探究出他们性格背后的社会历史根源。季澆粟原本是作训处业务能力最强的参谋，刚分来时同样具有年轻人的朝气与刚直，但由于曾经触犯了某位首长而多次受到批评，所以他的性格、生活观念以至人生态度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直至最终变成了只知道“说笑话、下军棋、打扑克”而混日子的人。而白可的顺从与谨慎，则源于其父辈刚正不阿以致身陷逆境的惨痛教训。在这里，作者一方面揭示了军队中常见的矛盾和冲突，反映出和平年代军人道德水准的降低，另一方面，其笔锋所指这些矛盾的产生，不在军人个人，而在于压抑人才贬斥人才的历史与现实，令人深思。

同样的，《“黄埔五期”》中班长冀成训同范尚进、单洪及“我”的冲突与矛盾，皆源于军人职业道德的高下与优劣。作者借冀成训之手高举一块鲜红的石头大声宣布：“那些没有实际才能而又企望当上军官或保持军官职位的人，是军界最不道德的人！”“别的行业任用庸才付出的代价是金钱，而军队使用庸才则必须付出鲜血和肉体。”

周大新以其高度的责任感和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反映了和平时  
期军队内部复杂的矛盾和冲突，揭示了军人素质欠缺和道德水准日  
益下滑的严酷现实，从而严肃提出了加强部队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  
素质培养的重大课题，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

作为农民的儿子，虽然长期生活在军营，周大新的根毕竟在故  
土，在生他养他的南阳盆地。因而，在经过了短暂的几年军事小说  
创作后，他便把其艺术支点拉回到豫西南的故乡。正如他后来提及  
自己创作转向时所说：“我的笔一直写生我养我，给我欢乐也给过  
我痛苦的南阳盆地。在这块古老而又新奇，贫穷而又丰饶的土地上，  
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道路。”<sup>①</sup>

地处湖北、陕西、河南三省边界交接的南阳，一方面，中原、  
关陕、荆楚三大传统文化在此交集与融合，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积淀；同时由桐柏山、伏牛山、武当山四面环抱的独特地理环境，  
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而又极其封闭的文化空间与生存空间。这  
种封闭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逐步培育并形成了南阳子民们独特  
的生命意识与精神气质，那就是对苦难超强的承受力，对来自外部  
压制的抗争性格，对人生目标与理想的执著进取精神。当然，目  
光短浅、见识狭隘、保守与落后等国民劣根性也分外明显并始终  
相伴随。

在以南阳盆地为题材的乡土小说创作中，周大新总是善于从社  
会和历史规律出发，站在时代的交汇点上来认识现实与观照历史。  
一方面，他把笔触伸向历史的纵深处，如《第二十幕》《银饰》  
等，作品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来表现南阳人，其实  
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状况，他们在逆境中的挣扎、反抗和追求，  
其中饱含着对封建专制思想文化的强烈批判精神。另一方面，作者  
以先进的现代理念，致力于描绘当代农村变革中人的价值观念、文

---

① 白万献、张书桓：《南阳当代作家评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页。

化心态、思维定势的嬗变，反映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农民命运的变迁，他们的悲苦与欢乐。同时，周大新并不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改革中的阻力和负面因素，体现了一个优秀小说家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与理性原则。

《武家祠堂》是一篇相当深刻的作品，但其重要性却未得到人们的应有重视，其意义也被评论家们有意无意的忽略。小说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发生在农村中一件看似最平常不过的“群体义举”的事件，形象地揭示了传统的良知与道义是如何影响到落后地区的经济繁荣，并由此导致个人的命运悲剧。尚智的技术革新和降低成本，原本是惠及千家万户的好事，是应当大力扶持与鼓励的，然而，因其低廉价格所带来的市场竞争中具有的比较优势，令同样从事服装生意的烈士遗孀常二嫂利益受损，以致生意清淡而满面愁容。面对如此境况，村民们在同情常二嫂之余，并没有从常二嫂自身找原因，也没有为她拿出真正扭转不利局面的改进方法，如革新技术，提高服务质量等市场常用法则，而是把矛头一致指向本不相干的小伙子尚智，最终迫使尚智只能远走他乡和另寻出路。尚智的人生悲剧旨在告诉人们，传统的道德力量与善良举动，有如一道精神围墙，时时在所谓“正义”的名义下阻碍着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运行。当一切行为均以道德而非市场规律与法律作为评判的标准时，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甚而严重后果。

《走出盆地》则是一部带有象征意味的长篇小说。“走出盆地”既是神话中三仙女、瑞花、唐妮的梦想与追求，更是现实中南阳人摆脱生存困境与苦难的拼搏精神与抗争精神的真实写照。农家少女邹艾年幼时即被父亲抛弃，由寡母独自带大成人，遍尝人间艰辛与苦难，同时也铸就了她不甘贫困、敢于同命运抗争的刚强、泼辣性格与独立人格。“人的命要真是一本书，我那本书哪一页写啥就得由我自己动笔，谁替我写我也要改！”邹艾喊出了自己的心声，也喊出了不受命运摆布、不受他人支配的独立宣言。在邹艾身上，

虽然不乏传统农村妇女共有的诸多缺陷，如固执、冷漠、复仇心理等等，然而，自尊、自强与拼搏精神，以及男女平等的现代女性意识，则是其思想的核心与基础。其创业的经历，其实就是一部敢于同命运抗争的奋斗史，一部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史。作品在发表时所运用的副标题——“一个女人的生活和精神简历”，其深刻寓意即在于此。

除了注目于现实农村农民的生活，紧跟时代脉搏的律动外，周大新不忘把创作的视野回溯到历史的深处，对近代百年来中国农村（包括乡、镇）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变迁作了全景式扫描，而其着力点则在于通过对代表封建文化思想体系的旧家族中人物命运的书写，揭示出封建专制思想文化是如何地阻碍着历史前进的脚步和对人性的挤压与践踏。《银饰》中碧兰的悲剧，与其说是性格悲剧，不如说是社会悲剧。在令人窒息的明德府中，碧兰被迫与“披着男人皮”却迷怨于女性饰物、衣着的丈夫绑在一起，可自打进门却从未享受过正常的男欢女爱。在强大的封建礼教与道德力量的压迫下，碧兰既不能如大家闺秀那般的闹，因为她没有一个可倚仗的显贵家庭；同时，她又不能忍受本能的欲求，因此冒险偷情似乎成为她唯一的选择。她也许不明白，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自己是可以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幸福的，但是这些现代女性才应有的思想意识与理念，对碧兰来说是一种奢求。因而，她与小银匠的私情，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悲惨结局。

《第二十幕》以其近百万字的鸿篇巨制，深刻揭示了近代以来民族工商业发展过程中的艰难与曲折，表现了中国百年来的沉浮之历史，以及在大的时代背景与环境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个人命运。鸦片战争以来，“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中华民族各阶级与阶层都在尝试着寻找民族自救的途径。既有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等自下而上的农民式革命，也有封建统治阶级发起的戊戌变法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等等，但其最终结果无一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

洋务运动中所倡导的发展民族工业，由于受制于帝国主义与买办资本家的双重压迫，其成效也收之甚微。茅盾早在三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子夜》中，就为我们解开了这个历史之谜。吴荪甫与尚达志两位民族资本家的结局，几乎一模一样。尚吉利丝织业的起伏与沉浮，“霸王绸”虽经几代人的孜孜以求而终无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夹缝中求生存的困顿与惨败。

历史小说创作不能游离于传统与现代的两重语境，当作家以历史态度来面对传统时，他首先应该站在现代的立场上，以理性的批评精神和清醒的悲剧意识对传统本身的历史命运进行反思，而不是深陷历史细节泥潭中无力自拔。在《第二十幕》中，周大新在深入历史最深处力求把握家族意志承载的传统精神力量（如韧性、家族利益至上等）时，并没有单一地局限于对家族琐事的具体书写层面上，而是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风云变幻是如何地激荡着每一个人的神经末梢。日本侵华战争中尚达志为保织机而失去了儿子儿媳，使尚吉利家族事业受到重创；官宦阶层对工商业者的压榨与盘剥，令尚吉利丝织业举步维艰；文革后尚吉利丝织业本可起死回生，不料家族内部危机却接踵而至……周大新以其充分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肯定尚氏家族为了家族利益和荣誉进行艰苦卓绝的追求的同时，还对其违反人性、牺牲个人幸福的极端作法表示出反感与厌恶、批评与挹伐。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我是怀着既爱又恨既钦佩又鄙视既想颂又想贬的很复杂的心情去写的。”<sup>①</sup>

步入新的世纪，周大新创作题材的取向开始转向大都市。中国现代都市小说，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鸳鸯蝴蝶派，但真正的都市小说则要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于上海滩的新感觉派小说。正如苏雪林所说：“以前住在上海一样的大都市，

---

① 周大新、吴君、石一龙：《对话录：答二君问》，见周大新《旧世纪的疯癫》，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365页。

而能作其生活之描写者，仅有茅盾一人，他的‘子夜’写上海的一切，算带有现代都市味。及穆时英等出来，而都市文学才正式成立。”<sup>①</sup>以穆时英、刘呐鸣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充分展示了都市“文明病”和五光十色的人生世态，以及生活于其间的现代都市男女躁动迷惘的心理状态，带有明显的现代性反思色彩。秉承着现代都市小说的路子，周大新的都市小说，其基本特征就是，随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现代性的负面因素，如伦理道德的沉落、极端的个人主义、人性的畸变和人情的冷漠等弊端日益凸现，作者站在现代人文知识者的立场上，满怀忧患意识与理性批判精神，对其进行了深刻揭示与抨击，并且更深层次地对现代化追求过程中如何把现代性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作出了自己的认识与反思。在《21大厦》中，作者借一个从乡下来的保安员小谭的特殊视角，对生活和工作于现代高楼大厦中的人们形形色色姿态作了摄像式的扫描，并且借人物之口直抵其心理底层。在这群都市男女中，既有为金钱而出卖自己的女大学生彭仪，也有因精神的极度空虚而自杀的女博士宋大姐，还有贪污腐化的沈部长……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是官员还是知识分子，是男性还是女性，虽然他们的具体身份、地位、职业、经济状况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那就是伴随城市化而滋长的都市“文明病”。周大新在冷眼凝视他们的各自表演时，心情无疑是沉重而忧郁的，依稀仿佛传来阵阵的叹息之声。

与《21大厦》相似的是稍后出版的《湖光山色》。表面上看《湖光山色》似乎又回到了乡土叙事，其实不然。此时的周大新对城市生活的把握与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衰败均有了认识上的飞跃。他一方面有感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切新变，以及这种新变对传统乡村文明的种种冲击，同时，具有深切意味的是，旧有秩序的打破改变着人性与传统的人际关系，但传统文化中恒定的“仁义”“慈

---

① 苏雪林：《新感觉派穆时英的作风》，收入《苏雪林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

爱”并没有随着全部消失。暖暖创办旅游公司的艰难与曲折，她与丈夫旷开田的悲欢离合，她同村主任詹石磴的恩怨纠葛，以及同薛传薪的合作与分离等等，我们分明看到了当代农村的新的希望与生机，哪怕这种希望仅仅是“乌托邦”，满含理想主义色彩。也正因如此，周大新在书写当代乡村的变革时，其调子较《21大厦》，明显达观了许多。

## 二、人性昭示：批判与礼赞

文学是人学，应当立足人性、观察人性、表现人性、思考人性，因为“人的活动首先是人性的活动”，所以“文学作为人学的基本起点——展现丰富多彩的人性世界”；并且“文学的人性，是文学作为人学的起点或基本前提。否定了它，整个文学将失去最为绚烂的色彩，甚至整个庞大的文学大厦就将倾斜”。<sup>①</sup>而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则从历史学的角度给文学的本质作了界定：“不管小说（文学）有多少种，它的基本原则只有一个——它讲的是‘人性’——不管这人性是恶，还是善”。<sup>②</sup>而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则在《文学与革命》、《文学的纪律》等文章中，多次阐明自己的人性观念。他说：“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普遍的人性，从人性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忠实——忠实人性……人性才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sup>③</sup>在中外相关理论表述中，尽管存在着各自不同的认识与理解，但文学表现人性的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受制于政治语境与时代氛围，许多表现人

---

① 董学文、张永刚：《文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② 唐德刚：《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③ 梁实秋：《文学与革命》，载《新月》1928年第1卷第4期。

性的作家和作品相继被打入冷宫。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沈从文、废名、梁实秋等，到“十七年”时期对写人性人情作品的全面清算，阶级性取代人性逐步成为主流话语，人性的文学最终失去了自己的生存基础与言说空间。

作为一名出生于农村的军旅作家，周大新在回眸与审视中国乡村的历史与现实时，以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生活体验，充分展示了人性的善与恶、美好与粗鄙等复杂性，并表现出自己鲜明的态度，那就是对美好人性的礼赞，对丑恶人性的批判与否定。在《银饰》中，碧兰的大胆追求爱情与生理欲求，却被以知府大老爷为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礼教观念最终扼杀，作家笔锋所指向往的，即是传统思想文化的虚伪与残暴。在《第二十幕》里，以尚达志为代表的家长和当权者们，在家族利益与荣誉的外衣遮掩下，干尽了毁灭他人甚而自己亲人幸福和美好人性的勾当。小说伊始，作者就给我们讲述了为了尚家的产业，尚达志是怎样果断地抛弃爱情、毁掉既是盛云纬同时也是自己幸福的乖张举动。正如云纬在遗书中所言，尚达志“爱的是物，不是人”。在尚吉利事业发展的许多重要关头，尚达志均在家族意志的驱动下，以牺牲家族成员的爱情、自由、尊严以至生命的巨大代价换来家族事业的艰难维系。他卖掉自己的亲生女儿，其目的只是为了筹到买织机的钱；他溺死孙媳小瑾刚出生的婴儿，是为了保证尚氏血统的纯正；他用药令喜欢唱歌的重孙旺旺嗓子失声，源于保持家族事业有人……可以说，尚氏家族事业发展的每一步，均是以限制和剥夺个体的人格与尊严、扭曲人性的代价换来的。

如果说《银饰》《第二十幕》等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揭示的是以儒教为基础的封建思想文化钳制人性、扭曲人性，并作出现代性批判与反思的话，那么，在《步出密林》《向上的台阶》《走出盆地》《汉家女》《21大厦》及《湖光山色》等乡土小说和都市小说中，周大新则站在现代文明与乡村文明的交叉点上，系统梳